



看《哪吒》话《本草》

◎汪微

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简称《哪吒2》)中藏有两个关于《本草纲目》的话题,说来颇有趣味。

首先是太乙真人选用莲藕为哪吒重新塑造身躯。他叫金霞童子把五莲池中的莲藕荷叶摘些来,童子取来放在地上,真人将花勒下瓣儿,铺成三才,又将荷叶梗儿折成三百骨节,藕段按上、中、下,荷叶按天、地、人方位摆好,将一粒金丹居中安放,法用先天,气运九转,绰住哪吒魂魄,望莲藕荷叶中间一推,喝声“哪吒还不成人形,更待何时!”只听得一声响,跳起一个人来,面如傅粉,唇似涂朱,眼运精光,身长一丈六尺,这就是哪吒的莲藕化身。

用莲藕让哪吒重获新生其实是深有讲究的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认为“藕白有孔有丝,大者如肱臂,长六七尺,凡五六节”,与人体的血脉经络分布极其相似,哪吒的莲藕化身象征着坚韧旺盛的生命力,而且有修复再生、功德圆满的寓意。《本草纲目》中关于莲藕的集解说得明白:“藕生于卑污,而洁白自若。质柔而穿坚,居下而有节。孔窍玲珑,丝纶内隐。生于嫩弱,而发为茎、叶、花、实,又复生芽,以续生生之脉。四时可食,令人心欢,可谓灵根矣。”李时珍特别重视藕节的药用价值,《本草纲目》给了一个佐证:宋孝宗患痢疾,久治不愈,后来一个小药肆的郎中诊脉后说是患了冷痢,“乃用新采藕节捣烂,热酒调下,数服即愈”。

其次,陈塘关遭龙王洗劫,百姓死伤惨重,李靖请求申公豹允许派人外出购药,其给出的药方里出现的主要中药材是三七、蒲黄。这两种妙药都有活血化瘀、止血镇痛的功效。三七“治金疮折伤出血,及上下血病,甚效”,《本草纲目》中特别提到三七的根能够“止血散血定痛”,遇有“金刃箭伤跌仆杖疮血出不止者”,可以“嚼烂涂,或为末掺之,其血即止”。又说“凡杖扑伤损,瘀血淋漓者,随即嚼烂,罨之即止,青肿者即消散。”说到蒲黄,可以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查到一个关于“金创出血(闷绝)”急救疗法的附方:“蒲黄半两,热酒灌下。”从某种程度上讲,蒲黄可能比三七的疗效更明显,“能止血治痛,生则能行,熟则能止”。对此李时珍也给出了一个佐证:“宋度宗欲赏花,一夜忽舌肿满口。蔡御医用蒲黄、干姜末等分,干搽而愈。据此二说,则蒲黄之凉血活血可知矣。”

与其说电影《哪吒2》拉近了我们与《本草纲目》的距离,还不如说这部电影被誉为“中国百科全书”的巨著并非仅仅是医学著作,更是一本“格物之通典”,它让我们在深切感受中医魅力的同时,更多地得到跨学科的启示,收获意想不到的乐趣。



《灰姑娘》

插图选(6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王子带着灰姑娘穿过花园,客人们见到灰姑娘,不禁目定魂摄。



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

[波]雷沙德·卡普希钦斯基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,卡普希钦斯作为新闻记者被派往印度,这是他数十年驻外生涯的第一站,在这里他将发现自己一生的志业——前往罕有人至的遥远角落,从那里理解和讲述世界的多样性,并在参差多态的现象中寻找普世真理。

美国路人

刘晓骞 著
新星出版社

在驻外生涯的第二个十年,刘晓骞开启了特殊的走遍美国的行程。他踏足将近五十个州,深入人群和险地,穿梭城市和村庄,试图看清那些被笼罩的真相。他是长期徘徊此地的路人,得以冷静而精准地触摸这个国家的伤口。

可变思考:数学与创造性思维

[日]广中平祐 著
人民邮电出版社

书中以“创造性思维”为线索,讲述了作者在数学研究中总结出的思考模式——“可变思考”,并在问题的发现、提出、整理、转换等方面做了具体阐述,让读者了解数学家独特的多维度思考方法。同时,还对日本数学教育中的问题做了分析。

我看,我倾听,我思索……

[意]吉奥乔·阿甘本 著
南京大学出版社

这是当代思想家阿甘本的晚年沉思录。他长期书写所探讨的问题,生命是如何被司法与宗教介入与划分。阿甘本无情地审视我们当下的黑暗,并试图“照亮”它,通过把它和其他时代联系起来,来回应它的挑战。

纪德日记中的“麻辣点评”

◎文从周

《纪德读书日记》的推介词称,“其中不乏对各家名作的麻辣点评”,并列举了关于法郎士、罗曼·罗兰等人的文字。我觉得这些评论的语气还算平和,书中关于雅姆的一段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:“弗朗西斯·雅姆给我寄来一本他的《诗选》。一开始,一些诗还是相当精致的。不过其主调,哈!就是愚蠢、假天真、自满。没有什么比他的谦卑更让人觉得是骄傲的了。他拒绝学习任何东西,他笃

信自己的灵感来自天启,他自鸣得意,均由此而来。痴迷总是伴随着愚蠢。”

由于戴望舒的译介,雅姆在中国颇有拥趸。苇岸写过一篇《我热爱的诗人——弗朗西斯·雅姆》,文中谈到“他同时代作家有过许多情不自禁的评论”,举的第一个例句就是纪德说的:“人们只要不人为自我限制地接近雅姆,就立即会这样感到,只有雅姆他一个人是诗人。”我手头有一本树才翻



黄秋耘误记了

◎肖虎

1984年5月,国际笔会在日本召开第四十七届代表大会,中国笔会中心派出以会长巴金为团长,副会长刘白羽、朱子奇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。这次大会的议题是“核时代的文学:我们为什么写作”,根据《文学路上六十年: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》记载,“巴金作了一个发言,他引用了一些古典的东西,说到关于‘葵丘会盟’的典故。他说到要反对核战争”。乔治《巴金在讲话中引用古典》指出,巴金的发言稿“初刊于1984年5月16日《文汇报》,后作为附录,收入《随想录》之五《无题集》。文中并没有关于葵丘会盟的字句,不知何故?至于黄秋耘的叙述,不像是误记”。但事实上的确是黄秋耘误记了。

大会结束之后,6月15日,李芒也以《我们为什么写作》为题写过散记,提到日本笔会会长、该次大会实行委员会会长井上清的致辞以“葵丘之会”为例,“阐明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誓不以邻为壑、以水代兵的思想”。7月13日,朱子奇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杜鹃花漫记》,与李芒的说法一致。据此,巴金“文中并没有关于葵丘会盟的字句”,也就不足怪了。其实,黄秋耘在访谈之时年届八旬,误记在所难免,毕竟其在1984年7月所写的《与日本同行的交往》中已然明确说过,“井上清先生用‘葵丘之会’来比拟核裁军会议是很恰当的”。

井上清对“葵丘之会”别有青睐,“他为表示对二千年人类智慧的敬意,专程访问了葵丘”。1985年4月19日,井上清的《散文诗五首》经李芒汉译后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,其中《黄河》所写仍是“葵丘之会”。5月10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载更正启事,“《散文诗五首》一文中所述‘纪元前651年,以齐桓公为中心,有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和楚庄王等会于葵丘’,与史实有误。经查,参加葵丘之会的除齐桓公、宋襄公外,应为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等”。



译的《雅姆诗选》,译者序中说:“雅姆的诗歌搞得睿智的纪德也不知道怎么夸他才好,他说雅姆是‘我们文学潮流中幸运的意外’。”

当然,纪德后来日记中的观点与早年公开发表的言论截然相反,可以视为他推崇早期的雅姆,而不满其后期的进展。但赞美之辞读者都看到了,“麻辣点评”却只是私下的。如果日记没有出版,他前后态度的变化怕不会为外人知晓。